

西征记

宗璞 著

【招魂云图】 纷争里渐现奇形。前线是好男儿尸骨
纸料轻，后方是小小钱财积山峰。课堂里整整齐齐来
来云外，村野间水草饥荒抓壮丁。疆敌是境头边城！
五彩笔换了回日戈，壮也书生！把招魂两字写天庭。
孤魂万里，怎做得绿帘寡淡。摧心肝，舍了青春景。
明月芦花无影踪，塞天涯何处是归程。



《野葫芦引》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野葫芦引》第三卷

西征记

宗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征记/宗璞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6939-2

I. 西… II. 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048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董文权

西征记

宗璞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9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4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6939-2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主要人物

- 孟樾(弗之) 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
- 吕碧初 孟樾妻
- 媚(孟灵己) 孟樾次女、明仑大学学生、远征军医院工作人员
- 合子(孟合己,乳名小娃) 孟樾子、中学生
- 峨(孟离己) 孟樾长女、点苍山植物站工作人员
- 澹台玮 碧初外甥、明仑大学学生、远征军翻译官
- 澹台玗(玗子) 澹台玮姊
- 吕绛初 碧初二姊,玗、玮母
- 严颖书 碧初外甥、远征军军官
- 李之薇 明仑大学学生、远征军医院工作人员
- 冷若安 明仑大学学生、远征军翻译官
- 江昉(春晔) 明仑大学中文系教授
- 萧澈(子蔚) 明仑大学生物系教授
- 庄无因 媚好友、明仑大学学生
- 殷大士 澹台玮女友
- 谢 夫 美军上尉
- 布林顿 美军少校
- 高明全 远征军师长
- 彭田立 游击队队长
- 丁 昭 远征军医生
- 哈察明 远征军医生

陈大富 远征军医院院长

老 战 民夫

严亮祖 职业军人

吕素初 碧初大姊、亮祖妻、慧书母

荷 珠 亮祖妾、颖书母

严慧书 亮祖女

吕香阁 吕家远亲

姊姊素贞西平人合即 (二弟) 谢玉

妻 谢玉 时警吕

员人书工到国军前部, 主学学大合即, 女大妹玉 (二弟) 谢玉

主学中, 子谢玉 (妹小春, 与合玉) 子合

员人书工故部谢山老点, 女大妹玉 (二弟) 谢玉

官有随军前部, 主学学大合即, 时快时警 子合玉

时快白京 (二弟) 子合玉

时快, 时, 时二时警 时警吕

可军第前部, 时快时警 子合玉

员人书工到国军前部, 主学学大合即 时合玉

官有随军前部, 主学学大合即 时合玉

时合玉大中, 主学学大合即 (二弟) 谢玉

时合玉大中, 主学学大合即 (二弟) 谢玉

主学学大合即, 时合玉 时合玉

时合玉大中, 时合玉 时合玉

时合玉大中, 时合玉 时合玉

时合玉大中, 时合玉 时合玉

时合玉大中, 时合玉 时合玉

时合玉大中, 时合玉 时合玉

时合玉大中, 时合玉 时合玉

时合玉大中, 时合玉 时合玉

第一章

昆明下着雪，雪花勇敢地直落到地上。红土地、灰校舍和那
不落叶的树木，都蒙上了一层白色。天阴沉沉的，可是雪白得发
亮，一切都似乎笼罩在淡淡的光里。这在昆明是很少见的。学
校的大门镇静地站着，不管两侧墙壁上贴着多么令人震动的标
语、墙报，它都无动于衷，又像是胸有成竹。几个学生从校门走
出，不顾雪花飘扬，停下来看着墙上，雪光随着他们聚在这里。
各样的标语壁报，或只是几句话，有的刚贴上去，有的已经掉了
一半，带着厚厚糨糊的纸张被冷风吹得飒飒地响，好像在喊叫。
“这是你的战争！This is your war！”这条标语最是触目惊心。是的，战争已经不是报纸上、广播
里的消息，也不是头顶上的轰炸。它已经近在咫尺，就在你身
边，在你床侧。敌人，荷枪实弹的敌人正在向你瞄准。
“这是你的战争！This is your war！”标语下面有一张漫画，
画中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正在查看手中的枪。
几个同学在漫画前站了一会儿。有人很兴奋，有人在沉思。
他们走开了，在雪地上留下杂乱的脚印。又有几个人走过来了，
大声议论着滇西战场的情况。一个说：“那是什么战场，根本没
有场，全是原始森林。”另一个说：“不但要打日本鬼子，还要打毒
蛇猛兽。”

大路两旁的吃食摊子仍然飘散着米粥、面饼、醪糟的香味，可是却没有了平常的热闹气氛。人们匆忙地来去，显得有些紧张。

前几天，学校举行了征调大会，也是一次动员大会，秦校长在会上宣布了教育部征调四年级男生入伍的决定。因为盟军提供了大批新式武器和作战人员，他们和中国军队言语不通，急需翻译。这正是大学生的光荣职责，其他年级的学生也可以志愿参加。孟弗之、萧子蔚、江昉等先生都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大家共赴国难。这些天，共赴国难已形成一种气氛。同学们都感到国家需要我，胜利需要我。

孟弗之挎着他的蓝花布挎包从校门走出，他刚上完课。无论时局怎么紧张，教学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他身边有几个同学问他怎样看这次征调。弗之指一指墙上的标语说道：“我认为这次征调是完全必要的。我在会上已经讲了，我们的老百姓以血肉之躯，前赴后继，艰苦抗战，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现在盟军送来了新式武器，需要人去教我们的士兵使用。这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不光是热情和空话。”又有人问：“那天大会讲了，还需要志愿者。做志愿者有条件吗？”弗之微笑答道：“首先是爱国热情。英语也要有一定水平，我想一个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足够对付了。”他看着周围的年轻人。谁将是志愿者？他不知道。可是他知道那些挺直的身躯里跳动着年轻的火热的心。墙边还有学生和教师三三五五在讲话，弗之沿着红土道往北门走，回腊梅林去，免得穿过风翥街一带闹市。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醒目的标语，“This is your war!”转身拉一拉挎包，这挎包似乎比平日沉重得多。

弗之走了一段路，迎面走来几个学生，恭敬地鞠躬。弗之不认识。一个学生走近来说：“孟先生，我们是工学院的，从拓东路

来。我们是三年级，自问英语也可以对付了，愿意参加翻译工作。听说是要考试？”弗之说：“是的。其实就是参加训练班，能胜任的先走，差一点儿的提高一下。”还想说几句嘉奖的话，却觉得话语都很一般，只亲切地看着那几张年轻的、还有几分稚气的脸庞，乱蓬蓬的黑发上撒着雪花，雪水沿着鬓角流下来，便递过一块叠得方整的手帕。一个学生接过，擦了雪水，又递给另一个，还给弗之时已是一块湿布了。

雪越下越大了。弗之把那块湿布顶在头上，不顾脚下泥泞，加快了脚步。这时，后面有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来，绕到弗之前面，迎面唤了一声：“孟先生。”弗之认得这人，是中文系学生，似乎姓蒋。他小有才名，文章写得不错，能诗能酒，能书能画。“孟先生。”那学生嗫嚅着又唤了一声。弗之站住，温和地问：“有什么事？”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答说：“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翻译，我……我……”弗之猜道：“你是四年级？”那人忙道：“是，正是。不知征调有没有例外？”“什么例外？”“我的英文不好，不能胜任翻译。并且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无一例外。”弗之冷冷地说，并不看他，大步走了。

蒋姓学生站在红土道旁，看着弗之的背影，忽然大声说：“你们先生们自己不去，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

弗之站住了，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他回头看那学生。学生土前一步：“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叫人失望。”弗之转身，尽量平静地说：“你，你无论怎样多才，做人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能打折扣，一切照学校规定办。”

弗之慢慢走，自觉脚步沉重。这些天，投笔从戎的呼声很高，多数人义无反顾，可也有各种言论反对征调，说是给国民党做炮灰。像这样赤裸地说自己不愿去，还是第一次见。“真难！”弗之叹了一口气。走到城门外，正遇见江防从门里出来，倒是打

着一把伞。两人都站住了，江昉把伞举过来一些，先开口道：“这次征调学生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做法，政府虽然腐败，国难是大家的。”弗之听了心里安慰许多，这话江昉在征召大会上也讲了，讲得还要淋漓痛快。那次大会之后，江昉受到一些进步学生的劝说，说他的讲话帮助了国民党。江昉辩了几句，那学生话中有话，似乎他的意见是有来头的。

“我现在是凭良知办事。”弗之说，“意见真是五花八门。你们系里的一个姓蒋的学生，竟然说自己有才，要求免征调。”

“我还没有退化到只凭良知的地步。”江昉笑说，“这学生我知道，才是有些，提出这样的要求，人品也可见了。”两人略一举手，分头走了。

弗之进了祠堂大门，见腊梅林一片雪白，雪水从树枝上滴滴答答落下。不禁想起北平的积雪，房檐上挂着的冰凌，什么时候能再看见？这里到底是存不住雪的。他走过泥泞的小路，进家门时鞋已经湿了。碧初从里屋迎出，接过那蓝花布挎包，苍白的脸上浅浅的笑靥，使弗之不止感到挎包分量的减去，也觉心上轻松。碧初轻拍他的手臂，低声问：“饿不饿？”弗之摇头，自去里屋脱长衫、换鞋。碧初说：“今天早饭晚了，那皂角太难煮了！没有迟到吧？”“没有，我会保持从不迟到的记录。”

“孟太太。”有人在门外叫，接着走进一个人，原来是李涟，一面说：“到系里去找孟先生，不见，现在跟着来了。”弗之让座。李涟说：“这几天，学生的情绪好像还好，这对年轻人是一个大关口。有的人说，能有机会直接为抗战出点儿力，以后胜利了也心安；有人说，正不想念书呢，到丛林里打仗多浪漫；可也有人不想去。也有闲话，说校长和先生们是向上面邀功。”弗之叹道：“竟把在存亡关头共赴国难的大事说成这样，真不知还有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

但共赴国难这个大前提是不能改的。”李涟迟疑道：“还有人专门托我呢，托我在孟先生面前说话。”弗之平静地说：“我想，我已经知道了。你说的是不是中文系的一位学生，姓蒋的？”李涟道：“就是，他叫蒋文长。去年我到大理调查，他也在，写了几首蝴蝶诗，写得好。我们有些来往。我知道学校不会同意他的请求，不过，他既然托了我，觉得总该说一说。”弗之微笑道：“我在路上遇见他了，所以都知道了。这样的人，不能为国家民族尽职责，无论怎样多才，都是不足取的。你要帮助他认识这一点。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他是不会去的。对于这类学生，秦校长早有过话：不予毕业。这是说他没有完成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责任。”李涟有些不好意思，含糊地说了些什么。这时碧初端过两碗黏黏的皂角汤，笑道：“且当莲子粥喝。”弗之和李涟接过去，不再提这事。

在弗之和李涟讨论蒋文长时，在大戏台楼上，澹台玮正在萧子蔚的房间里。玮是三年级，但学分已够四年级。学生处告诉他，他可以作为四年级的学生服役，也可以作为三年级的学生留下读书。他带着一个想法，来见萧先生。师生两人对坐在小木桌旁，讨论着生物学的问题。子蔚感到玮有些心不在焉，已有些猜到他的心思。待讨论告一段落，玮说：“萧先生，我要做的事是要和您说的。”子蔚微笑道：“不是商量，是通知？”玮道：“也是商量。”他停顿了一下，说：“我只觉得战场和敌人越来越近，科学变得远了，要安心念书似乎很难。”

“如果你是在征调之列，我绝没有阻拦的道理，可是你并不在征调之列。生物化学是新学科，需要人开拓，要知道得到一个好学生是多么不容易。我相信你会完成我来不及完成的工作。我也很矛盾。”子蔚站起身，走到窗前。雪已停了，腊梅林上的雪已消了大半，玮也走到窗前，默默地望着窗外。去军队服役，玮并不是突然想到的。这些年不断有人离开

学校,去战地服务,或去延安。他越来越觉得救亡的职责是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他也要分担。远征军出师不利,怒江西岸腾冲、龙陵一带沦陷已近两年。把敌人赶出国境,这是离他最近的责任,他怎能不去!他不止一次想到高黎贡山和怒江,还想到高山树顶上和江水翻腾的波浪上闪动着的月光。他已经是个大人了,他应该在这次战争中投进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是血和肉。一天,过了一会儿,玮转身向着子蔚,“战争不会很长了,我会回来的。”“那是当然。”子蔚说。师生走到室中,玮向子蔚鞠了一躬。子蔚向前一步,拉着他的手郑重地说:“我尊重你的决定。”玮再鞠一躬,走出房间,回头说:“萧先生,我去了。”子蔚默默地看着他下楼,又到窗前,看他出了楼门,沿小路往腊梅林中去了。

碧初在屋里,看见玮从腊梅林中走过来,便知道他是一定要走的了。可怎么和二姐交代?玮进门叫了一声“三姨妈”,碧初拿出弗之的鞋让他换。玮随碧初走到弗之书桌前。弗之放下手中的笔,沉思地看着他说:“已经报了名了?”“还没有。”玮说,“我觉得该来说一声。我就要去报名。”碧初在旁说:“可你是三年级,没有征调你。”“作为志愿者也是本分。”玮说得很郑重。弗之站起,大家走到外间方桌边坐下。弗之和碧初看着玮,爱抚的眼光流露出关心和一个问号。玮马上回答:“已经和姐姐说了,给爸妈打了电报。”弗之两人点头。

腊梅林里传来一阵歌声,“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门开了,帽与合子走了进来,他们笑嚷:“这样的雪可没法子踏雪寻梅,只能踏泥了。”玮笑接道:“好在梅就在门前不用去寻。”两人放了伞和书包,帽站在娘身旁定睛看着玮,说:“玮玮哥,你是要去寻什么了,我知道。”玮微笑道:“不过是寻一个本分。”弗之叹

道：“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本分就好了。”

一时，嵎帮着碧初摆上饭来。玮见她左手缠着绷带便问：“是冻疮？”嵎把左手藏在背后，低声说：“不要紧的。”嵎与合子每年冬天冻手，四只小手又红又肿。今年嵎的左手冻疮破了，有铜板大小的疮口，只好包着。

他们没有什么是好吃的，但无论什么菜蔬一经碧初调制便不同一般。玮总说，三姨妈家的饭最好吃。饭间还有那“莲子粥”，玮喝了许多。饭毕，大家一起收拾桌子，嵎忽然问：“这次征调有女生吗？”“没有女生。”玮看了一眼三姨夫，接着说：“不过好像可以作为志愿者参加。”嵎自己说：“我是随便问问。”一面收拾了碗筷，要去洗。碧初说：“你的手这样……”合子马上接道：“我来。”抢着到厨房洗了碗，一会儿出来，与嵎一起，送玮走过腊梅林。在大门口分手时，玮说：“我晚上要和同学在一起，不一定回来了”。嵎、合两人又跟着走到陡坡前，眼看着玮哥沉下去了。合子说：“小姐姐，你在想什么？”嵎不答。合子又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要去。”嵎歪头看了看他，一笑。

玮下了陡坡，一直走到学校的征调办公室。那里中午似乎也没有休息。这时，人并不多，玮在门前来回走了两趟，便一直走进去。

管事的是社会学系一位教授，姓翟。他见玮进来，温和地问：“哪一系？”玮报了名和系。旁边一位办事员查看放在桌上的表格，对翟先生说：“名单里没有澹台玮这个名字。”玮解释说：“我是三年级，但系里说我可以算是四年级了。”“这么说你是好学生。”翟先生拿起另外一堆表格，“三年级学生可以志愿参加服役，国家是需要的。不过你要通过考试。”玮点头。办事员拿出生物系名册，找出玮的名字，便递给他一张试卷。翟先生轻轻拍他的肩，说：“慢慢答，不着急。”屋里除了办事人员，只有他一个

报名者，显得有些冷清。试题很简单，想来是十分需要翻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在玮心头掠过，他很快交了卷。

翟先生要他坐等，很快看完试卷，说：“上午已试过一批学生。你很好，明天去报到吧。”一面递给他一张录取通知书。通知书更简单，写着他的名字和报到日期、地点和一句话：欢迎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报到日期就是明天。翟先生说：“你赶上了这一批。”

玮疑惑地打量着周围，这么简单的手续就决定他到炮火中去了，简直不可思议。他向翟先生鞠躬，走到门外，这时雪已停了，而且化得没有一点儿痕迹。他跨过坑坑洼洼的泥水，向教室走去。他要去上一堂课，快到门口忽然想起四年级的课已经停了，便转身走向实验室。实验室前的小花圃里有些植物仍然一身绿衣，不显衰败，有几株还顶着花朵。花朵刚着雪水，湿漉漉的，不很精神。玮凝神望了片刻，忽见一人转过花丛，穿着半透明的乳白色雨衣，帽子掀在颈后，衬出一头黑发，原来是孩子。

玮说：“是找我吗？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孩子说：“爸妈来电报了。”孩子说：“他们不知怎么着急。”玮微叹。

“还好，很理智。”孩子说，递过一张电报纸。电文已经译好：“玮儿，一心报国，岂可阻拦，唯望一切谨慎。”玮默默地看了几遍。父母明知阻拦也是没有用的。他把录取通知递给孩子，孩子也默默看了好几遍，两人各拿着一张纸站在花圃前。半晌，孩子说：“我帮你收拾东西吧。”两人走到玮宿舍。宿舍里纸壁依旧，已经有些空床。有人在收拾衣物。一个同学问玮是不是明天去报到，大家可以一起去。一个新生以羡慕和尊敬的眼光看着这些大哥们。忽然“啪啪”几声，从房顶落下几团泥，一团正落在玮的床铺

正中。泥点溅开来，玮笑道：“还好不是子弹。音乐没有了，来一幅图画。”新生问：“什么音乐？”便有人解释，以前雨点儿在洋铁皮屋顶上发出叮咚的声音，宛如音乐，现在换了茅草屋顶，便只有图画了。

像一切学生一样，玮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书多一些。书的种类多种多样，玮把几本生物学方面的书和几本诗集包在一起，对弦子说：“逃难时带着这几本就行了。”弦子提起那包书，拎了拎，微笑道：“我尽力。希望不至于……”想了一想又说：“我一手抱着阿难，一手提着你的书。”玮说：“对了，还有阿难呢。只管把书扔了，我不过随便说说。”他们收拾好东西，理出一个小箱子，把一些杂物分赠给适当的人，把简单的被褥卷好，以免再溅上泥水。一个同学说：“明天我帮你打行李。”玮笑说：“你当我不会？”弦、玮二人提了那些书和要存放在弦子处的东西，同往宝珠巷来。弦子的小窝仍然很舒适。洋娃娃只剩了一个，仍然站在那里，举着手臂。玮拍拍它的头说：“我知道那些伙伴都到哪儿去了。”弦子微笑不语。过了片刻，房东在楼下喊：“澹台小姐，可要开饭？”自从弦子和保罗疏远以后，房东认为弦子本来是个好人，态度殷勤多了。当下玮说：“就早点儿吃饭吧。吃过饭去看一下阿难。”“我也这样想。”弦子说，便到廊子上吩咐开饭。“我真感谢爸爸妈妈这样地支持。也是离得太远，我想妈妈要在身边，会哭着不让我去呢。”玮说。弦子擦了桌子，摆上一瓶红葡萄酒，说：“做译员不一定上战场。”

玮说：“我可是要上战场。”弦子望着玮，她那总是光彩照人的脸上，显得心事重重。“我们关心的是你的平安，我想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包括……”弦子说：“你说殷大士？我不告诉她。还有庄无因，我要告诉他。他

不会劝我去还是不去，我们互相尊重。卫蓁有消息么？”
孩子摇头，轻轻地说：“我觉得自己担负的事情太多了，现在又加上你的。”玮笑道：“你现在说话像个老姐姐。”“我自己也觉得变得多了，你倒没有怎么变，还是那个玮玮。”

孩子斟了两杯酒，递给玮一杯，一面说：“以壮行色。”一缕阳光照在酒杯上，亮晶晶的。两人举杯对碰一下，将酒一饮而尽。
饭后，两人到蹉跎巷。玮一看见阿难，就大声宣布：“变得最多的是阿难！”阿难站在房间中央，腰上拴着一根长带，由青环拉着，正在勇敢地摇摇摆摆学步。他看见孩子，就挥舞着小手迎上来，高兴地大声笑着，叫“姑——妈，妈——姑”。孩子弯腰，将他抱起，笑说：“真沉，太沉了。”阿难伏在孩子肩上，扭头疑惑地望着玮。“你不认识我么？”玮不知道怎么样介绍自己。他一下子想起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想起什刹海边的大房子，他的各种玩具，他的飞机模型和地图。他在地图上已经越过了万水千山，现在却要跨出最重要的一步，这在地图上没有多远，可是也许会改变他整个人生。“如果我死了，你会记得我么？”他忽然在心里说，看着阿难。因为他小，所以他最有希望——这大概是玮要来蹉跎巷的重要原因。

孩子把阿难放进婴儿车，让玮看着，自己和青环到廊下商量什么事。阿难不依，又大声叫“姑——妈”。这称呼好尴尬。玮顺手拿起床边的一个玩偶，来哄阿难，果然宝珠巷的许多玩偶都到了这里。它们都老实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副各得其所的样子。

阿难可不安分。一面推开玮递过来的玩偶，一面仍大声叫着“妈——姑”。玮把婴儿车前后推动着，不解地问：“你这么不友好么？对了，你要的不是洋娃娃。你要的是枪，是不是？”阿难无意识地点头又摇头，两只黑如点漆的眼睛煞有介事地打量着

玮。“真像凌姐姐。”玮轻叹，忽然心里有些烦乱。他明天便要开始新生活，这重大的决定难道不应该早些告诉她，那原在远处，现已移居在他心上的人？阿难安静地望着玮，似乎也在想什么。两人对望了一阵，这时廊下有人大声说：“小姐在这点，我送炭来了。”玮隔窗望见，一个瘦小的少年把一筐炭码在廊下。孩子进屋来，从提包里拿钱。一面说，送炭人名叫苦留，是从保山逃难过来的。那正是玮要去的方向。玮在心里陡然升起一种亲切之感，便走出去，问了几句保山的情况。自那日苦留划船送孩子回城以后，便有时来蹉跎巷做些力气活，和青环姐弟相称。这时苦留恭敬地回答玮的问话，说保山是个好地方，和昆明坝子差不多；日本鬼子太狠了，那次大轰炸给了保山几万个孤儿，自己就是一个。说着和青环对看一眼，眼光中流露出依恋的神色。玮觉得苦留整个的人，就像一块炭，依恋的神色使炭软化了。玮说：“我就要到那一带去。”苦留说：“你家是去打鬼子？我佩服。”

玮离开时建议孩子把阿难移到宝珠巷去，以便照顾。他在这间屋里时，真觉得自己像个男子汉了。他走出蹉跎巷时，却又犹豫起来，不知道怎样去找他最想见的人。

玮和殷大士来往，都是大士来找他。他从未去过殷家，这时去找她是很冒昧的。他走过翠湖边，走过严家。他知道殷宅就在这附近，在那一片水波、几丛绿树之后。玮站在一座桥上，连那所房子也没有看见，就转身回学校去了。

雨雪。峨坐在教室里，这正是她陪姐姐峨来上英文课的那间教室。如今自己是大学生了，在这里上课了。教室房顶的洋铁皮换成了茅草，屋角有一条裂缝，原来很窄，现在变宽了。它也长大了，变老了。七年了，还没有走出战争。是在等着我们去打胜仗么？

这一节课是江防先生的《楚辞》，是选修课。有些理工科的学生也选读，还有从拓东路特地赶来的。他们说，听江先生的课，如同饮一杯特制的美酒，装的是中华文化的浪漫精神。讲义是江防自编的，他正在校勘《楚辞》，把研究心得和他诗人的创造力融合在一起，使得这门课十分叫座。这些日子因战事和学生从军，人心波动不安，这间教室现在还是坐满了人。峨在椅子的搁板上摆好讲义和笔记本，正襟危坐。旁边的同学在小声说话，一个同学上前把黑板仔细地擦了一遍，一面哼着“打胜仗，打胜仗。中华民族要自强……”打胜仗，打胜仗！峨心里想着，再不打胜仗，连这教室都老了，都要死了。

江防抱着一摞书走进教室，把手中的书摊在桌上，口中叼着的烟斗放在讲台上。他从不含着烟斗上课，只不时在桌子上磕一磕。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国殇”两个大字。教室里一阵翻讲义的声音，随即是肃静。

江防坐在椅上，两眼望着屋顶，慢慢地吟诵：“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殄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縶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怱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他的声音低沉而洪亮，抑扬顿挫，学生们随着声音认真地读